

·探索丛书·



生命的图腾

郑万隆 著



鄭萬隆



2 034 8707 5

—— 生命的图腾



版子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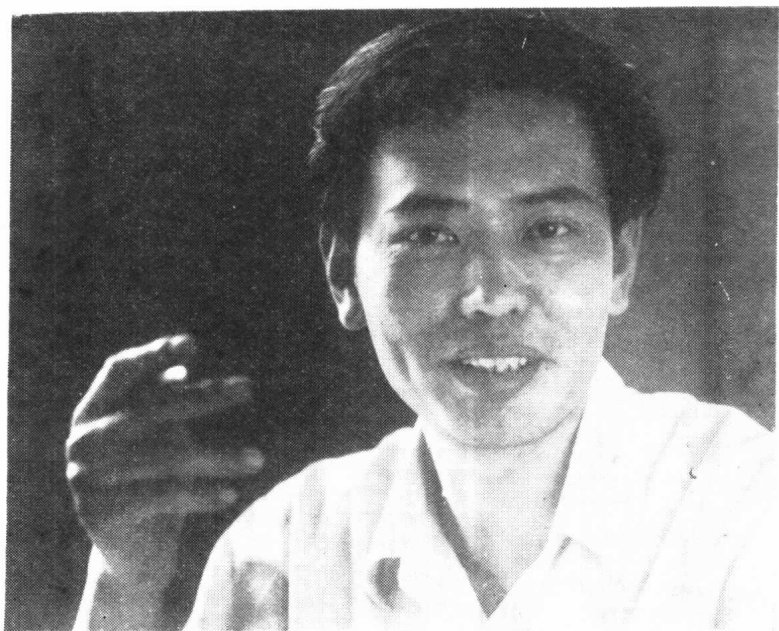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的图腾

郑万隆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3插页 212千字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7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631 定价：平装本1.90元
压膜本2.30元



作 者 像

我的父亲。从小兴安岭到大兴安岭，咀嚼不尽的一生中，留下许多一直激动着我，温暖着我，也深深折磨我的东西。我是踩着脚印走出那片华严浩荡的山林，开始我的人生。当我将要走完我的一半路程时，回头遥望那片山林，依然离它很近，但也走得够远的了。

这本集子记下的是我思想的脚印，那些有生命的感觉和保存着山林温热的有生命的念想。我把这本集子叫做《生命的图腾》，献给我的朋友和我的父亲。

作者 一九八五年岁末

Gm 05/5

目 录

老 马 (1)

老棒子酒馆 (15)

峡 谷 (25)

黄 烟 (41)

空 山 (55)

野 店 (71)

陶 罐 (81)

狗 头 金 (92)

钟 (107)

三块瓦的小庙 (119)

洋瓶子底儿 (133)

我的光 (173)

地 穴 (220)

火 迹 地 (260)

我的根 (310)

——代后记

老 马

阳光从山顶上退去。河畔的白桦林变成一片模糊的铁青色，失却了那让人激动的纯净的质感，草滩沉入一片广漠的宁静和令人寒颤的冷清之中。小小坐在马厩前的草垛上犯傻：白天和黑夜是怎么分开的？在那树尖上，还是在云彩后面呢？

爸爸回来了。他的马群也回来了。那匹风一吹就倒的老马，象个老太婆似的被两个人搀扶着，一摇一晃地走在最后。它们不在圈里，都拴在槽子上，还从草滩上带回来一大群蚊虫，象烟一样在马灯四周飘来飘去。

只有爸爸的坐骑，那匹从一个俄国人手里买来的栗色顿河马，吊在圈门的木梁上。缰绳好象要绷断了那么紧，整个马头象壶嘴一样向上扬着。它的两个前蹄将将能够着地，胸脯上的肌肉象要撕裂了一样颤抖着。爸爸今夜又不让它吃了。为了驯服这匹马，他打折了好几根碗口粗的柞木杆，腿被摔脱了臼，半个月不能下炕。他和这马成了冤家对头，几乎每天都残酷地折磨它。妈妈劝过他，好多人劝过他，他都说：“不是我把它折磨死，就是它把我折磨死。人活着，奶奶的！”小小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但他讨厌他这样对付马。

马圈后头是一大片宽阔的柳林。小小又看见勾勾儿着浅金色的月牙儿了，带着一股寒气，斜挂在那儿。风吹来，它象小船一样摇着摇着，那下面是一片大水泡子，一片欢呼的蛙鸣。

月色中，场院里被黄菠萝树包围的二层楼的“木刻楞”上，闪烁着刺眼的让人捉摸不透的白光。

“嘴依——嘴依——”爸爸又在喊狗了。声音硬梆梆的象是在嚎。

小小不用跑去看，就知道他手里提着那块淌着血浆的生羊肉有多大。狗叫得象疯了一样。那条看羊的长毛狗也去了。他家有两条这样的长毛狗。公的已经死了，死在爸爸手里。自从公的死了，这条母的再也不汪汪地叫了，只从喉咙里发出一种“呜呜”的，象寒风掠过树枝一样的低鸣。

小小喜欢爸爸豁亮的嗓音，在草滩里奔波一天后脸上的光斑和汗水，还有那挂着草末子的大胡子。但小小不喜欢那双有点向外凸的眼睛，那盯着群狗撕扯羊肉时的欲火灼热的目光。这家伙每天从草原上回来，都要把一大块羊肉“嘿”地一声抛出去，贪婪地看着那群狗厮咬着，争抢、追逐、拼搏。有时他又亮着眼珠子默不作声地笑，笑得泪水在颊上流淌。

小小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。小小看见过，有一次，他发现那条长毛狗叼着一块羊肉跑了，躲到磨房后面去吃，就用套马杆把它捕住了。他把长毛狗的两条前腿拴住，吊在给马灌药的木架子上，头离地面有好几尺，两条后腿象划水一样地挣扎着，一会儿汪汪地叫两下，一会儿又死去了一样呻吟，声音好象从极远的地方传来的。他把衣服脱得精光，用一条长长的马鞭子，一声不吭地抽打着长毛狗。那狗皮一条儿一条儿地爆开

了，血肉裹在鞭子上，溅在木架子上，溅在那家伙热汗淋漓的身上。这狗已经被抽烂了，可鞭子还在嗖嗖地甩打着。那鞭绳一记一记地吃进肉里，在肉上发出铮铮的响声。那家伙的双眼完全鼓突出来了，闪动着鬼火一样的蓝光。

小小恨死这个家伙了……听，他又在打那条长毛狗了……小小跑了几步，望着那油黑油黑、挂满汗珠子的后背，从腰间“唰”地一声抽出猎刀，悄悄地走了过去。

“小小——小小——你在哪儿？快来吃饭吧。”

妈妈叫他了。要不是妈妈叫他，他一定杀死这个……这个畜生！因为他在夜里也用鞭子对付过脱光了的妈妈。可妈妈却只会流泪，又不敢哭出声来。

这是个男人的世界吗？可男人都疯了！小小想，我也是个男人，我长大了也这样吗……他“唰”地又抽出来那把猎刀，猛地刺进了草垛。他看见那猎刀明晃晃的，在草茎上闪着寒光。

夜风下来了。从大兴安岭上送来山杜实和山丁子酒一样浓烈的香味，弥漫着整个儿的塔塔尔草滩。月牙儿象醉了一样地斜斜着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能听见黑龙江的涛声——就象把耳朵贴在马肚子上一样，轰隆轰隆的，沉重而遥远，好象那里面还有一个世界。

爸爸来看他的马了。马灯举得很高，紧贴着马耳朵，好象一团火在上面飘来飘去的。他在那老马跟前停下来了，停了很长时间，自言自语地嘟哝着，一下一下轻轻地摸着马鼻子。但他没有看那匹顿河马，也没有看小小一眼。好象他不喜欢小小。即使看见了，他也不会吭一声的。他们之间很少说话。

小小老远就闻见他身上的汗味了。热烘烘、苦涩涩的。有

点象马齿草的浆味，又有点象一捧雪的花味儿。

“小小——小小——你在哪儿？快来吃饭吧！”

她总是这样叫他，好象叫一条狗一样。

其实她是一个十分温顺的女人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她总坐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，默默地喝酸奶子，连嚼酸菜的时候也没有一点声音。不知为啥她这么爱喝酸奶子。她能喝一升，勾着脖子，从不抬头看这两个男人，象只小猫。

小小喜欢她那裸露的、白白的脖颈，那上面浮泛着柔润的奶色的光泽。小小认为，她是世界上第一个最美的人。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更漂亮。将来，他也要找这样一个女人。

那家伙吃饭却象猪一样，发出呼噜呼噜和吧唧吧唧的响声。两只手抓住羊腿，好象那羊腿是活的，是一只正在他手中挣扎的猎物。他全身的肌肉都象滚动的石头一样。他不时地把手上的油擦在袍襟上，又捧起那铜制的碗，大口大口地喝酒，直喝到眼睛发红，和被杀死的熊眼一样充满了血。

小小一看到那双眼睛就不想吃了。虽然妈妈跟他说过多少次：你爸爸这一辈子不容易。你爷爷闯关东落脚的地方不是在这儿，是在额古纳河谷淘金。后来为了一块“狗头金”发生了一场厮杀，爷爷死了，爸爸放火烧了窝棚，偷了十几匹马连夜逃离了那儿，来到这片草甸子上。刚来到这儿的时候，到处是水泡子，没有这么多草，也没有这么多树……但这些对小小来说算什么呢？他已经长大了。他绝不能原谅那些在夜里发生的事和长毛狗的死，不能原谅那双眼睛。

他又来到草垛上。每天晚上都是这样，守着月亮和马灯看着那些马吃草。他能叫上来每一匹马的名字，更喜欢马嚼草的

声音。他觉得听着这声音，就象有一双柔软的手轻轻地抚摩着他。他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无形存在的东西。不然妈妈每天临睡前对着三炷香说的那些话，给谁听呢？

爸爸有二百多匹马，还不算那些当年的马崽。在这一带谁也比不上他。在别的马主那里，白天放牧过了，夜里是不喂的。爸爸不但给喂夜草，而且还在草里加些炒豆子或者豆饼。为此他专门开了一个榨油作坊。妈妈说，榨油生意很来钱，又说钱多了也没用。小小也认为钱没用。他长这么大没花过钱。他们这个地方的东西都是用东西换。

小小每天坐在草垛上都吃炒豆子。炒过的豆子真香。他从马槽里抓出一把来，一个一个地放在嘴里嚼，嚼出满嘴香来。多有趣儿，他和马一起嚼豆子——那些马都认识他，“噗噗”地冲他打响鼻。

那匹老马在尽那边的槽里，吊在梁上的那盏马灯不是为了照它吃草，是招蚊虫的。那些讨厌的虫子总爱往它的眼睛上盯。它的眼角总不停地往外淌泪水。那混浊的泪水黄黄的象泥汤一样。它老了，老得不成样子，所有的骨头都突露出来，仿佛除了灵魂，只剩下一副空架子。它的牙都裂开了，不能嚼豆子了，嘴边的毛也变白了。它走路摇摇晃晃的。可爸爸对待这匹老马却挺好，绝不象他对付顿河马、对待长毛狗那样，而是充满了诚挚的、沉重的、让人捉摸不透的感情——他的目光一碰到这匹马就变了，变得一点光亮也没有了——他特意雇了两个人伺候它。因为这匹老马已经不能跟随着马群去放牧了，走着走着就要卧在地上，卧下以后需要两个人把它搀起来。他们形影不离地守候在它身旁，生怕它倒下后再也起不来了。到了槽上，

它身边有四根柱子，用两条肚带把它连腰兜住，象上刑一样，它想倒也倒不了。

小小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这样养着它。有一天，他问他：

“你为什么不把它杀了？”

“杀啦？！混蛋！”

“它这么活着多难受……那两个伙计说，它可以落一张好皮子。”

“我不缺这张皮子！”

“它早晚有一天得死。它已经不吃东西了。”

“那是它的事……你不明白。你滚蛋！告诉你，你也不会明白。”

小小叹了一口气，望着紧闭着眼睛，把下巴颏搭在槽帮上，不看也不吃的老马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那瘦长的马脸象石头一样，大概刺它一刀也不会疼也不会流血。妈妈说，人死了，马死了，都要变成石头。

小小每天都来看它，呆呆地看着它。

这天晚上月亮很亮，好象把马厩都照透了。草垛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那长长的影子象一条负载着人间许多奇异梦境的路，一直通到马厩里。小小有些困了，从垛顶上溜下来，想踏着这条路，到槽上再抓一把豆子嚼。这时，他突然听见橐橐的脚步声。一个人影晃了一下，从马厩后面走出来。

是妈妈。小小差点叫出来。她是从来不到这儿来的，又这么晚了……

小小缩到草垛里看着她。她走到了那老马跟前，从地上撮起了一堆土，插上三炷香，点上，对着那微红的香火头，垂着

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咕噜咕噜地说起来。

这是小小第一次看见妈妈来给老马焚香。他好奇地向马厩前走过去，想问个究竟。可是，还没等他走到近前，妈妈忽然转过身来，从怀里拿出一个亮晶晶的东西——那是一把刀子。爸爸放在玻璃柜里的那把木柄上刻着一条狗的匕首。

“妈妈……”小小的声音颤得要断了。

“你在这儿干啥！”妈妈的眼睛象两块冰，冷冷的，而且喉咙里象猫见了狗一样呼噜呼噜地响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回去睡觉！”她用刀子对着他，那刀尖上有许多说不清的感觉，“我还以为你已经睡了……”

小小只好走了。在他走开的时候，看见妈妈的眼睛里汪着两泡泪。她的泪总是在那儿汪着而不流下来，小小觉得这样让人看着更难受。

这一夜小小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的屋子本来很宽敞，忽然变成一个黑箱子，严严实实，压迫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。而且这一夜并不宁静。半夜，爸爸和妈妈吵起来了，就在吃饭的屋子里。小小悄悄爬起来，看到地上扔着那把木柄上刻着一条狗的匕首。他们的争吵声虽然不大，但两个人的脸都阴得很重，眼里埋着火，一个看着地板，一个看着窗子。

“我明白告诉你，他回不来了。早死在呼玛尔河上了。”

这是爸爸的声音，沙沙的，好象一群狗从草滩那边顺着风跑过来。

“我求求你快一点把那老马杀了吧，别再折磨它了。”

这是妈妈的声音。她说得很快，也不抬头看爸爸。

“没那么痛快！你要想去呼玛尔河找他，我可以给你钱，给你马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！可有一条，你得把小小给我留下。他是我的儿子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！你快点把那老马杀了吧，别再折磨它了。我受不了啦，我受够啦……”

妈妈直挺挺站在爸爸面前，两只手抓着爸爸胳膊。她眼里没有一点泪，小小第一次发现她这么勇敢镇静。她用脚把地板上的刀子踢到爸爸脚下说：“要不，你就用它把我杀了吧！”

爸爸不敢对着妈妈的眼睛。

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站着。

忽然妈妈弯下腰去，捡起地板上的刀子，塞进爸爸的手里。爸爸却一扬手，把刀子从敞开的窗口扔了出去。外面是一片菜地，没有一点声音。“你得为我一天天活着，老马也得为我一天天活着。当年……可惜他在这马上摔了下来，跳进了呼玛尔河。要不……哼！”

他看也没看妈妈，转身就走了，在窄长黑暗的过道里还把什么东西踢倒了，那声音象一头受惊的鹿在木板墙上撞来撞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他们照常在一个屋里吃早饭，还都吃得挺香。爸爸两只手捧着碎牛肉饼，不断发出呼噜呼噜和吧唧吧唧的响声。妈妈还坐在那张椅子上，一声不出地喝着酸奶子，露着白白的脖颈。只有小小什么也吃不下去，觉得豆浆没煮熟，有股生瓣子味。

也就从那天起，爸爸的话更少了，有时一天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就是喂狗的时候，他也不吆喝了；就是那条长毛狗把肉

叼走了，他也一动不动。

又过了好多日子，风很凉了，把草茎吹成白色，树枝上挂不住叶子了。有一天，马群回来得很晚，马背上都披着一层亮晶晶的露水，星星在上面一闪一闪的。爸爸的顿河马是让一个伙伴牵回来的，他却没有回来。

一定是出什么事了！小小担心那匹老马。他问那个伙计，那个伙计笑了一下说没事。可他不信，拔腿就向村口跑去，身后还跟着两条狗，跑得比他还快。

狗叫起来了。小小远远地看见了那匹老马，在草滩的路上，爸爸和四个伙计用皮绳兜着它的肚子，象搀扶新娘子一样缓缓地走来了。那匹马浑身上下都是泥。爸爸和四个伙计的脸上身上也都是泥。他们好象在泥浆里打了一仗。

他们理也不理小小，默默地从他的身旁走过去，路上留下了一片杂乱的泥脚印。老马怎么啦？它不想回到马厩里去了吗？小小忽然感到一种冷漠的悲哀，连那两条冲他摇尾巴的狗也变得陌生了。

他孤零零地走回庄院，妈妈已经在“木刻楞”的台阶下面等他了。

“你又跑到哪儿野去了？”

这怎么是“野去了”？小小瞥了她一眼，拔了拔胸脯，一直向后院走去了。

那里正在洗马。爸爸让伙计们在一边站着看着，他拿一把草根大刷子，用木勺一下一下地往老马身上泼水，顺着水流儿一下一下地刷着。汗水在他赤裸的脊背上，把那上面的泥冲出来一条一条小沟，好象爬着一条一条晶莹透明的蚯蚓。他的个

子很高，虽然背已经有点驼了，但在老马面前仍象个巍巍的草垛。

几乎院子里所有的狗都跑来了，有的蹲着，有的站着，静静地看着他刷马，等待着他刷马以后给它们羊肉吃。可那家伙把马刷完了，又用干布擦了一遍水湿的马背，把它拴在槽子上，看也不看那些狗，好象把喂狗的事儿忘了，径直向“木刻楞”走去。

“小小！小小——你在哪儿？快回来吃饭吧。”

妈妈又叫他了。小小无可奈何地看了看那些狗，拔腿向二层楼的“木刻楞”跑去。

“木刻楞”的每一个窗口都亮着灯。这是爸爸干的。就是睡觉了，他也不让灭灯，一直亮到天明。而且这家伙半夜里总要从窗口朝天空放几枪，那骇人的枪声整夜都在草滩上回荡。

“木刻楞”的台阶很高，弥漫着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水汽，在灯光下一层浅蓝、一层灰白、一层淡黄。小小刚拉开沉重的橡木门，就和爸爸撞了个满怀。

“你上哪儿去了？回来就没见着你！”他说话总是这么凶。

“我见着你了，我一直看着你刷马。”

那家伙象听着又象没听，木胀胀地站在那儿，脸紧得象铁一样。他好象有什么心事儿，把手放在脖子上，不停地摩挲着那条黑紫色的刀疤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也这样铁着脸，一个羊肉包子也没吃，一盅连着一盅地喝酒。他的眼睛又喝得充血了。妈妈看着他，也不说话，好象她知道他心里有什么事。

吃过饭，妈妈收拾了碗筷到厨房去了。小小也要走，爸爸叫住了他：“你过来！”

他瞪着红红的眼睛，吓了小小一跳：“你把这罐子酒拿到马棚去。”

接着他又喊来了两个值更的伙计，让他们今天晚上把院子里所有的狗都锁起来：“听着，今晚上谁也不许放枪。要是谁放枪，我就杀一匹马，把他塞在马肚子里。”

那两个人战战兢兢地退出去了。小小还在那儿站着，看着那家伙焦躁地、象一头掉进陷阱里的野兽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。

他突然和小小的目光相遇了，牛一样地吼起来：“你还在这儿愣着啥！”

小小来到马厩前，把那双耳罐子酒放在了草垛旁，从槽里抓了一把炒豆子，一个一个地放进嘴里嚼着。他来到老马跟前，他觉得它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不吃也不动，瞪着那双没有一点光亮的眼睛，好象在等待什么。如果是等待死，那可真够受的。小小心想，他可不能等到这一天，他要给自己准备一把刀或者留一粒子弹。

那家伙来了，举着一盏马灯，看也不看小小，一直走到老马跟前。他把马灯小心地挂在马厩的椽头上，一只手抚摩着老马脖子上的鬃毛，一只手放在它嘴上，好象让那老马嗅他手上的什么，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。

“我的酒呢？”他头也不回地突然问了一句。

“在那儿呢。”小小赶紧跑去把酒罐抱了过来。

他拔下木塞子，“咕咚咕咚”喝了几口，然后把酒倒在左